

大妻小妹大

1997年北一女南加州
校友會會長梁蘭綦



孫大雯

因為北一女校友會的關係，我認識了一九七八級三十重聚總召孫大雯。

也許有很多人跟我一樣，之所以加入南加州北一女校友會是因為籌辦畢業三十年重聚而被「拉」進去的。一九八四年我剛從伊利諾州搬到加州，看到報紙刊登江學珠校長即將來訪的新聞，南加州的北一女校友準備舉行盛大的歡迎宴會，並成立校友會。當時我雖然有點心動，但因為公私兩忙，還是錯過了盛會。接下來幾年，也一直沒有參加校友會的活動。直到1991年秋天，我受邀參加北一女校友會的年會——1991年也是三十年重聚大會的首次舉行，才親眼見識到校友會的強大陣容。更讓人興奮的是，居然在師長席上看到了從畢業後就沒再見面的孟瑋教官，我趕忙跑上去向教官敬禮致意。

從1991年到1995年，我每年都「做客」參加北一女校友會年會，看到各屆三十年重聚的熱鬧場面，大家在一起賣力表演節目以及久別重逢的驚喜。那種熱鬧快樂的氣氛，讓人打從心底羨慕三十年重聚的人，覺得她們好幸福。雖然

三十年重聚就代表自己四十八歲了(好老喔!)，但是期待重聚「等不及」的心情，還是勝過了害怕年華老去的恐懼感。

1995年由同屆同學古貞美的推薦，我加入了理事會，為的就是要籌辦我們自己(1966年屆)的三十重聚。從此就一頭栽進了南加州北一女校友會。第一年我擔任活動組的理事，我們邀請姜復珠學姊在西來寺辦了一個透過深呼吸來達到養生美容的講座。參加的校友十分踴躍，我們忙進忙出，招呼接待，端茶送水，忙得不亦樂乎。在校友如雲的場合裏，我注意到一位年輕的「美湄」：小小的個兒，白白嫩嫩的皮膚，圓圓的臉，圓圓的眼睛，還有兩個好大好深的酒窩。我以為她是那個校友的女兒，可是她身邊還有兩個更嬌小的小女孩。然後兩個小娃娃居然對著「美湄」用很標準的國語講話，還叫美湄「媽」。那有這麼年輕的媽？正在納悶，這位美湄已經知道我是負責人，上前釘著我，同時打聽如何加入校友會。雙方自我介紹後，我認識了大妻小妹。北一女校友會向來歡迎年輕的「新綠綠」們加入，既然大雯自動獻身，我們馬上把她吸收進入校友會。



開始的幾年，大雯因為女兒還小，上班和家事一肩雙挑，對校友會的活動都只能出席捧場而已。到了2000年，她終於正式加入理事會，而且在2001年當上了副會長。算起來，大雯在校友會也「混」了十四年，所以她雖然年紀輕，卻有相當的資歷。校友會的「大老們」和大雯都處得非常熟，大雯開口閉口姊姊、姊姊的叫個不停，大家都好喜歡她。外子與我都是成大畢業的，好幾年前在成大校友會上發現大雯的先生也是成大的學弟，我們和大雯於是更「親上加親」了。因為是自己人，我們在辦成大的各種活動時，自然會找大雯和她的多才多藝的乖女兒們來幫忙表演。大雯的兩名女兒講的國語之好，簡直像在台灣長大的小孩，根本不像ABC。她們屢次表演「美國孩子中國娘」的話劇，都是又叫好又叫座的經典之作。



話說2008年會的重頭節目之一就是「儀隊再現」。儀隊的人馬很快就找齊了，可是要找五人的旗隊反而是困難重重。我們先洽請提供儀隊練習場地的女主人，第九屆會長陳雍儀做第一號旗手，再以她的袖珍身材為標準繼續找人，我的目標馬上鎖定大雯。我們知道她是三十年重聚總召一定很忙，可是就憑她是成大

媳婦這一點，我的要求她斷難拒絕，更何況擔任旗手是多「拉風」的事啊！大雯可以一圓北一女儀隊的夢！說好說歹，總算把人給騙來了。可是這位姑娘一心放在三十年重聚的工作上，我們在夏天緊鑼密鼓的練習，大雯頻頻缺席。好多人都急壞了，可是我對大雯有信心，因為她親口答應的事絕不會黃牛。果然在年會前的幾次練習，大雯都笑咪咪的趕來。畢竟年輕、記性又好，旗隊的隊形我們左換右改，大雯都能一一配合，走得有板有眼，可愛之至。

九月二十日年會那天，旗隊的小可愛們穿上三吋馬靴，戴上六吋高的帽子，綠上衣白短裙的制服一套，個個長高了一呎，每個旗手都婷婷玉立、精神抖擻。大雯一邊忙著重聚活動，同時還抽空參加彩排及預演，儘管忙得分身乏術，她還是「面面俱到」。後來儀隊及旗隊在年會上的表演得到了滿堂的掌聲。尤其旗隊表演時，大雯走在隊伍的側邊，要用最快的步伐行進，才跟得上隊形變換，大夥都給她最熱烈的掌聲。

「大雯是北一女南加州儀隊的一員」讓不少三十年重聚的同學跌破眼鏡，居然還做了一個特別節目，叫做「大雯為什麼可以加入儀隊」。真是太瞧不起人了！我們大雯身材曼妙，反應靈敏，動作俐落，美麗大方，一切條件皆符合儀/旗隊的標準。不信，你也來申請加入我們儀/旗隊？

兩個世界

今年八月初北一女校友會儀隊正在準備年會節目時，大雯的旗隊搭檔黃崇飛告訴我們大雯生病住院了，我們都大感意外，還在盤算什麼時候等她回家後，大夥一起去看她，不料她卻在月底走了。去年年會時，她還轟轟烈烈地當重聚總召，在晚會上和大家起鬨搞笑，今年年會上大雯的酒窩與笑聲已經完全消失了。1978級同學們在她生病期間為她和家人所做的一切，讓大家感動不已。我帶領儀旗隊在奠禮上向她致敬，繞棺行禮時，看到大雯靜靜的躺在棺內，蒼白的臉龐沒有任何表情，簡直不能相信這就是我們愛笑愛鬧的「蚊子」。大雯，妳走時有多少不捨？你可知我們有多麼不捨？

去年大雯邀我為三十重聚特刊寫篇文章。交稿後，大雯告訴我，她很意外我居然還記得我們第一次在西來寺見面的情景。她哪知道她是一個多麼特殊的小妹妹，初次見面就會讓別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若知道她這麼快就離開我們，我就該多寫些誇獎她的話，讓她更開心、更拉風點。真是「千金難買早知道」！

同樣的九月天，在這兒我真是百般不捨與大雯道別。大雯，祝福妳一路好走。

梁蘭蓁

